

遭遇社区住户反对,“1000张舒缓疗护床位”实项目犯难—— 为何容不下一张临终关怀的床



本报记者 孙云

人生的最后旅程,是体面地度过,并且不给人太多负担?还是让一大家子围着团团转、煎熬纠结?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正是考虑到市民的普遍需求,今年,“建设1000张舒缓疗护养老床位”再次列入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

然而,建设项目一旦牵涉到养老、舒缓疗护、临终关怀这些字眼,往往会遭遇周边住户抵制。年初至今,杨浦和浦东相继有两个老年医院的建设计划遭到周围居民强烈反对。人人都需要养老,人人都希望体面走完人生路。养老床位屡遭建设难题,如此下去,上海市民人生的最后一站,还能走得安宁吗?

养老床位建设 往往遭遇周边居民误解

今年,浦东新区拟在新场镇建一个综合医疗卫生中心,包括浦东新区老年医院分院、新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急救分站等项目。不料,这一正常的配套工程,却在附近一个小区引起了轩然大波。风波的关键是其中的“老年医院”四个字。因为有业主在相关政府网站上查询到,浦东新区老年医院是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大家顿时坐不住了,各种情况被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地散播开来,一个融合多重功能的医疗综合体项目被“异化”为拥有1000张床位的临终关怀医院。

业主们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取消这一项目。区镇有关部门几次召集座谈会,力图澄清误会,但情况却并不乐观。前来与会居民代表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虽然大多是白领,表现却很偏激,竟以自己“还很年轻,不会生病,即使生病了也会去市区看病”为由,反对在家门口建医疗机构。

这场风波并不偶然,在一些过来人眼中,这甚至是养老床位建设所要面临的必然阻力。

同样在今年2月,杨浦区的项目公示闹得不可开交,他们提出的反对理由,以讹传讹的情况,与新场镇这一小区业主几乎如出一辙。最后,这个项目以杨浦区卫计委公示“不予受理”告终。

北京首家临终关怀医院 历经7次搬迁

位于北京的全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尽管开办至今已逾20余年,病人涵盖老人至婴儿的各个年龄段,而且,刻意避免在医院名称中使用“临终关怀”一词,仍面临着难以得到周围社区认可的窘境,历经7次搬迁。

创办人李伟的心中至今有一道清晰的伤疤,他沉重地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家属和病人都要求我们搬迁到市区,1992年我们第一次搬迁,计划从香山搬往三环附近的城区,车刚停下,就被居民团团围住,他们说坚决不能让‘死人医院’的老人下车,否则一辈子发了财,太晦气了!”央求之下,居民终于同意老人下车在露天休息,然而,交涉4小时无果后,医院员工们只得流着眼泪,把老人重新抬上车折返香山。

如今,尽管松堂医院周围没有出现“殡葬一条街”,设在医院内的告别室也确保了周围社区的宁静不被打扰,不收治传染病和精神病人的规定,更杜绝了对居民的潜在安全风险。然而,医院的选址依然无法满足家属“路近”的要求,只能偏安于五环、六环间。对此,李伟十分遗憾:“我国的传统是重视优生,却不重视优死,更把死亡和濒临死亡视为晦气。”

生当如夏花之绚烂,逝应如秋叶之静美。

今年,“建设1000张舒缓疗护养老床位”再次列入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然而,好事多磨。年初至今,杨浦和浦东相继有两个老年医院的建设计划遭到周围居民强烈反对。

对于养老床位建设的争议,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传统”“忌讳”,虽然理由荒谬,却是无法回避的现状。如此看来,想让人生安宁地走完最后一站,还需要社会各界和所有市民的努力。

城市需要 “舒缓疗护”

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1995年起探索安宁护理,是目前上海最大的临终关怀中心,然而,目前的几十张床位,压根无法满足病人需求。

75岁的朱阿姨流泪说往事:爱人2011年以来因肺癌化疗6次,最后被所有医院拒绝,想去临汾医院,却始终排不上队,最后是在家里疼死的。临汾医院的一名医生也内疚地说,曾有一名老人跪着为28岁的儿子求一张床位,他却无法答应。而且,每次有了空床位,打电话给排队者,十有八九会说病人已经“走”了。

这样的痛苦并非个别。

2012年2月,市民秦岭在微博上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写了一封公开信,诉说癌症晚期的父亲屡次求医遭拒,两天后,俞正声授权“上海发布”公开发表回信。信中这样说:“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你……特别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当年,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被列为市政府实事工程,并考虑到人文关怀,定名为舒缓疗护。

2012年,上海在17个区县建设舒缓疗护病床234张,2013年收治恶性肿瘤病人1403人,平均每人每天开支仅需181.84元,有效减轻了病人及家属的压力,病人和家属满意度99%。2014年,市政府实事项目提出,在6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护理院及社会办医疗机构中新建舒缓疗护床位1000张,初步建立临终关怀服务网络体系,三年内完成全覆盖。

然而,临终关怀仍然有巨大的需求缺口。市卫计委基层卫生处《2012年上海市政府实事舒缓疗护现状与发展》调研显示,上海高龄老人临终关怀年需要量为8万人,还有3万余人死于肿瘤,每万人仅0.2张床位,与欧美国家的每万人拥有数十张床位的比例相差悬殊。

而对于养老床位建设的争议,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传统”“忌讳”,虽然理由荒谬,却是无法回避的现状。如此看来,想让人生安宁地走完最后一站,还需要社会各界和所有市民的努力。



老年病人双手紧握护士和志愿者的手

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供图

当年从国外将临终关怀理念带回国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成文武教授是国内最早提出和研究这一理念的医生之一。在发起和推广终末期癌症患者临终心理关怀项目过程中,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人比较忌讳谈死亡,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连小孩子都看死亡教育的绘本书籍。”他认为,中国的临终关怀机构实在太稀缺,临终关怀的观念应该进一步广泛普及,死亡教育课程应当尽快出现在医学院校的课堂上,随后过渡到其他大专院校,进而普及到社会教育领域,让社会各阶层理解死亡,进而理解临终关怀。

营造温馨感 病人最后一程走得安详

为求证新场部分居民口中的种种担心是否会成为现实,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处于风口浪尖的浦东新区老年医院一探究竟。这家医院位于宣桥镇,距离新场镇规划中的综合医疗体约5公里路程。有部分小区业主声称自

己曾来暗访,“病房里气氛很悲惨,门口都是殡葬店,环境很差”。然而,这与记者实地所见并不吻合。

从沪南公路张家桥路口进去,道路两侧有许多村民的住宅和沿街商铺,午后的气氛十分安宁,没有什么嘈杂声,沿街商铺主要是饭店、水果店、杂货店,没有一家经营丧事生意,唯一与医院有关的,是一家销售鲜花和成人纸尿裤的商店。走进医院,院子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只闻阵阵鸟鸣声,花园中的凉亭里,有老人散坐聊天。走进病区,老人们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聊天,有的在走廊上压腿,还有人在活动室打麻将。医生护士不时查看老人的情况,护工为老人喂饭、擦身等,老人们神色安详,气氛宁静。

据医院人士介绍,目前医院约有400张床位,其中为临终关怀预留了三五张床位,近两年里,仅10余人次使用。

更需要指出的是,医院的临终关怀床位,不仅不像外人所臆测的那样环境凄惨,反而,因为病房里配备了沙发、冰箱、饮水机,整体

氛围更接近家的感觉,这样既便于家属陪伴,也能为病人的最后一程营造出回家的温馨感。

虽然浦东老年医院的实例就在眼前,但仍有一些居民不接受。他们认为,眼下400张床位与计划扩建的1000张床位,不在一个数量级别上。近日,浦东新区各部门已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新场镇建设医疗综合体的规划,始于2009年两区合并前,以浦东老年医院为项目主体,是加快立项的需要。实际上,这一地块的未来规划,是上海顶尖、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上海市康复医学中心,将委托上海中医药大学管理运营,床位不超过1000张。

浦东新区卫计委人士指出,即使其中存在老年护理和康复床位,也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床位将用于开展神经康复、心肺康复、骨伤康复、运动康复、言语康复等,覆盖各个年龄层,可以辐射浦东全区,特别是满足过去医疗资源比较匮乏的南片地区的医疗需求。

应该说,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清楚,然而,临终关怀的去妖魔化依然艰难。